



大学的兴起

(美) 哈斯金斯 著

◎ 张堂会 朱涛 译 ◎

中世纪大学荣耀之处
在于学问的神圣化
这种影响沿袭至今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大学的兴起

(美) 哈斯金斯 著

◎ 张堂会 朱涛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的兴起 / (美) 哈斯金斯 (Haskins, C. H.) 著;
张堂会, 朱涛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9. 5
(大师小讲)
ISBN 978-7-200-07774-2

I. 大… II. ①哈…②张…③朱… III. 高等教育—教育
史—欧洲—中世纪 IV. G649. 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3860 号

· 大师小讲 ·

大学的兴起

DAXUE DE XINGQI

(美) 哈斯金斯 著

张堂会 朱涛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总发行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32 开本 4 印张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07774-2/G · 3895

定价: 10.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63973790 010-58572393

总 序

怀念 “小书”

今天大家读书时间越来越少，书怎么反而越出越厚？以往老一代学者写的“小而可贵”的书，今天为什么再也见不到了？

这个题目，也可转换成“图书该如何减肥”。现在的图书，越印越漂亮，完全“与国际接轨”了。可每当有国外或港台学者慨叹中国出版业进步神速，书出得比他们的还精美、还好看时，我都心里有点打鼓。

不否认最近十年，中国图书在书籍装帧方面有长足的进步，我担心的是，这种华丽背后，有着对

高码洋的刻意追求。各出版社都在努力做大，拼的是码洋而非利润。整个是粗放式经营，跟我们的工业一样，拼原材料，看 GDP，这样做隐患无穷。图书品种增加了，总印数却反而减少了。在我看来，若总阅读量不能提高——即全国人民的有效读书时间不变，那么，减少 2/3 的图书品种，一点都没有问题。当然，这只是比喻，不是鼓励新闻出版署管制书号。因为，那样卡下来的，说不定正是民众最需要的读物。你怎么能保证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呢？所以，减少出书品种，这话我不能说。

我能说的，是跟这密切相关的另一种“减肥”。在我看来，图书的过分臃肿，已成为中国出版业一大通病。现在如果评奖，评委一般倾向于“厚重”的——既然你我都没时间细读，那就只能看“分量”了。十万字的，肯定不如百万字的，人家书写那么厚，肯定下了大工夫。以致养成这么一种风气，似乎没有四五十万字，作为学术著作，根本拿不出手。

记得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 年出版，也就五万字左右，钱钟书对周书有所批评，但还是承认：“这是一本小而珍贵的书，正如一切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

起读者许多反想。”称周书“有系统”，有点勉强；但要说引起“许多反想”，那是真的——时至今日，此书还在被人阅读、批评、引证。现在的皇皇巨著，却很少有人愿意阅读，这不能都怨读者懒，也有作者的缘故，谁让你把书写得那么没趣——我没要求学者都到电视上“学术说书”，只是希望著述时稍微讲究一下剪裁，抵抗那种以“体积”取胜的风气。

记得1980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刚出版，被人挑了好多常识性错误，据说冯友兰先生说了一句：这是一部大书。我当时听了，如醍醐灌顶，除了理解冯先生的主张，读书识大体，不过分纠缠于细节外，更重要的是，明白原来书不以“厚薄”定“大小”，一本十几万字的书籍，也能被称为“大书”。

现在这种“小而可贵”的书籍，到哪里去找？记得前些年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精选”、北京出版社刊行“大家小书”，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袖珍经典”，销售情况据说都很好。可你仔细看，那都是过去老一代学者写的。我们这一代，似乎不习惯写这样的“小书”。

1994年春，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访问学

人，住在东京大学，经常逛神保町的书店街，有感而发，后来在系列随笔《东京读书记》中，特别提到书店里铺天盖地的“教养新书”。在日本，“新书本”指区别于“单行本”的42开平装书，其主旨是追求“专门知识的通俗化”，也就是“岩波新书”发刊时所标榜的“现代人的现代教养”。选题适时，切合读者需求，撰写者训练有素，以大手笔写小文章，再加出版社推波助澜，这才有了日本出版界各种“新书”的繁荣。上个月，我到东京开会，再次光顾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依旧是那么多新刊的“新书”，让人应接不暇。我把这种出版策略总结为：快节奏、大容量、粗加工、浅阅读。比起价格昂贵的“礼品书”（最离谱的是黄金书）来，日本人价格低廉、讲求专题与时效的“杂志书”，我以为更符合现代都市人的阅读趣味。

好些年前，我就曾在不同场合鼓吹，建议出版界认真经营此类小而有趣的“新书”。开始还有人跃跃欲试，后来全都落了空。为什么做不下去？第一，政府的书号控制，使得各出版社有所顾忌。有的出版社甚至明文规定，每个书号必须赚多少钱。第二，书价低则利润小，必须是品种多印数大，才有利可图。第三，我们已经习惯一锤子买卖，不擅

长细水长流。每年都印，每回印数不多，那必须有长远规划；而我们的出版社不是私有财产，谁也不知道，明年到底谁当家。第四，学者也不适应，没学会对着公众讲述专门的学问。第五，博览广收，时刻准备追求各种新知，以“阅读”而不是“收藏”为购书目标，甚至不惜看过就丢——这样的读者群，还没真正形成。

陈平原

译者序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使得大学这个原本令人羡慕不已的字眼逐渐失去了神圣的光环。大学的精神何在，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有必要追根溯源，去了解大学这朵被誉为中世纪最璀璨夺目的文明之花是如何产生与兴起的，了解它是如何在教会的蒙昧与禁欲之中开花结果的，积淀了怎样的大学理念与现代精神，以便为当今的大学发展提供值得借鉴的精神资源。

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大学的兴起》为我们详细描绘了一幅中世纪欧洲大学兴起的图景，展现了大学的独特精神和魅力。本书是他在布朗大学讲座演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一本通

俗的学术著作，在研究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方面是一部经典之作，至今无有出其右者。

本人参照牛津大学出版社于 1923 年初版的版本，翻译了这部书稿，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全书共分三章，第一章为“最早的大学”，作者分别以博洛尼亚大学与巴黎大学为例，探讨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制度。中世纪大学最值得荣耀的地方在于“学问的神圣化”，并且这种荣耀和幻想至今尚未从地球上消亡。中世纪的大学是现代精神的摇篮，它的传统应该为所有大学人所了解和珍视。第二章探讨大学的教学，把大学作为一个知识中心来考察，对大学的学习课程、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的地位和自由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中世纪是教师管理大学的伟大时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当时的大学基本上能秉持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原则，这一点对后世影响深远，并成为中世纪大学最为宝贵的遗产。第三章分别从学生手册、学生书信、学生诗歌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探讨欧洲中世纪大学学生的生活。中世纪大学生的生活环境虽然与今天大不相同，但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却与现代大学生大同小异；或许他们的道德感要差一些，但他们同样有高远的志向，同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

面对当今市场经济下的社会转型，我们从《大学的兴起》中能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与借鉴，进而反思并弥补当前大学教育的缺憾。哈佛大学第一任女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在 2007 年的就职演讲中说道：“大学是思想交汇的场所，是培养人的地方。大学若是随波逐流，大学精神将会荡然无存，大学也将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们不能对大学有急功近利的要求，大学应该对历史和未来负责。“是大学改变社会，而不是社会改变大学！这就是大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始终应该把培养人——“完善的人”，作为大学的第一要义，同时秉承中世纪“学问神圣化”的观念，把研究学问看做大学的灵魂，保持学术研究的自由与活力，给予学校更多的自治权，保证教授享有治校的空间，不要把大学办成企业或官僚机构，盲目地追求市场效益，从而丧失大学的人文底蕴。

张堂会

2009 年 3 月

目 录

译者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最早的大学生	6
导 言	6
博洛尼亚大学与南方	11
巴黎大学与北方	18
中世纪的遗产	26
第二章 中世纪的教师	32
学习与教科书	32
教学与考试	44
学术地位与学术自由	54

第三章 中世纪的学生.....	64
信息来源.....	64
学生手册.....	71
学生书信.....	81
学生诗歌.....	87
总 结.....	96
跋	101

前言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于1870年12月21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德维尔。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为他日后精通古代和现代语言以及拥有渊博的学识打下了基础。他五六岁时，他的父亲开始教他拉丁语，随后又教他希腊语。16岁时，他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后求学于巴黎和柏林，不到20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开始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之后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12年，他又于1902年受聘到哈佛大学执教，直到1931年因健康原因退休。1937年5月14日，哈斯金斯在剑桥去世。

在哈佛任教的漫长岁月中，哈斯金斯逐渐成为

这所大学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这不仅因为他从 1908 年至 1924 年一直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一职，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对于哈斯金斯的性格的介绍，没有比在他去世以后，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三位同事所作的概括更为精当的了：

无论历史被当做一般文科还是一门人文学科，他教授它的方法总是生动而富有创新精神的。他对所有历史专业的高年级学生都有着权威性的影响，因为他们每个人都选修过他的一门或几门课。他在学院教员辩论会上引人注目，任何难题在他那里都会迎刃而解。尽管他从一开始就显示出领导学院的才能，但几次重要的任职邀请都被他拒绝了。他谈吐幽默风趣，喜欢长时间散步，他是他所在的交际圈里最受欢迎的人，也是大家最好的朋友；同时，他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和无限的虔诚。所有这些好的品质，使他很快成为哈佛大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并成为这个学府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①

作为一名出类拔萃的管理者和实务家，哈斯金斯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哈佛大学。在他活跃的学术生涯中，他在美国的许多重要学术组织中都担

任过领导职务，其中包括美国历史学会、美国中世纪研究院以及美国学术联合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被任命为美国巴黎和谈代表团西欧部主席，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哈斯金斯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世纪的盛期，即 11 世纪至 13 世纪。他最早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之一是法兰西北部的社会制度。在对文献档案进行细致考察的基础上，他于 1918 年出版了《诺曼人的制度》一书，该书奠定了他在研究这个时期法国和英国社会制度史方面的权威地位。哈斯金斯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思想和知识的发展史，尤其是中世纪盛期的科学史。他撰写了大量文章讨论诸多纷繁芜杂的问题，由于对欧洲现已收集到的原始材料有着深入透彻的了解，故而他能够利用迄今为止尚未被使用的原始材料，对这些问题做出全新的解释。哈斯金斯将其毕生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汇编成两本论文集：《科学史研究》（1924 年出版；1927 年第二版）和《中世纪文化研究》（1929 年出版）。除了这些专题性研究之外，他还撰写了一部非常具有启发性的综合性著作《12 世纪的文艺复兴》（1927 年出版）。此书甫一出版，就广受欢迎。

正如他的朋友 F. M. 珀维克曾说过的那样，

“哈斯金斯宁愿成为自己的‘推广者’”。^②他曾在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举办过一系列讲座，主要论述诺曼人在欧洲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并以“欧洲历史中的诺曼人”为题于1925年将其出版。同时，他将自己于1923年在布朗大学所作的三次有关大学的兴起的讲座中的相关观点进行综合、整理，出版了《大学的兴起》一书，该书文字简洁、生动，至今无有出其右者。

1929年，为庆祝他从教四十周年，出版了《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学生中世纪史研究纪念文集》，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们广博的兴趣和富有独创性的研究，反映了他们曾经从他们的导师那里所受到的启发和训练。

因为像哈斯金斯那样集高效的组织者、富有原创性的学者和伟大的导师于一身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借用法国著名的中世纪史专家F. 约恩·德·朗葛莱的话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确是美国复兴中世纪研究的灵魂人物”。

西奥多·E. 蒙森

于康奈尔大学